周易訂疑

周易訂疑卷之九

欒陵董養性邁公輯著　太平門人胡　泉白水較正

上

亨

程傳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取其象、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于上者耳也、横亘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爲然之象、故爲鼎、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于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卦器之先

後。不害于義也、
雲峯胡氏曰、革茹毛而為火食、包羲有取于鼎也尚矣、後世制
器。尚易之象、則已取諸井鼎之象矣、
許疑史言庖犧始教民烹飪鳥獸以為熟食、是以謂之庖犧氏、
是伏羲時已有鼎矣、夫始為烹飪者、以物加燒石之上而熟之
耳、不必鼎也、伏羲名卦為鼎、是鼎興于畫卦之前可知矣、〇孔
子刪書、斷自虞書、前此之書已散逸无徵故耳、則古人制器之
事、不必盡在伏羲畫卦作易之後也、説者拘于繫辭傳之言、而
云舟楫車馬弓矢杵臼之類、盡出伏羲之後、泥矣、繫辭傳亦彷

彿意度之辭耳故皆用葢字

程傳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彖傳止云元亨其羨明矣

本義云云　訂疑用程傳而以彖傳足之

蒙引聖人當初只是畫卦不是畫鼎也故上所謂云云　訂疑謂下陰為足云云　大抵皆後天之易也六十四卦名大抵皆然人云一說鼎伏羲所制教人熟食者故稱庖犧氏當時若无鼎所謂以佃以漁將何由熟耶既有鼎則須有腹足耳鉉矣此說有理

訂疑伏羲以前即有鼎亦未可知○不必伏羲所制○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註亨者鼎之所為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亨飪調和之器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享上帝而下以大亨養聖賢

疏亨飪所須不出二種一供祭祀二當賓客若祭祀則天神為大賓客則聖賢為重故舉其重大則輕小可知享帝直言亨養人則言大亨者享帝尚質特牲而已故直言亨聖賢既多養須

飽飫。故亨上加大字也。

程傳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本義云〻　訂疑傳本義、皆從註疏、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程傳上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巽順于理、離明而中虛于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

訂疑噬嗑云、柔得中而上行、晉睽鼎云、柔進而上行、其餘離大

有旅未濟不云也、

雲峯胡氏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故與睽同、然在鼎則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在睽則說而麗乎明、與巽而耳目聰明者不同、故彼特曰小事吉、此則曰元亨、雖時之不同、亦其德之異也、

訂疑巽之德與說之德、互有得失、巽之得、為順為入、而其失也為進退不果、說之得也為和、而其失也為媚、此无甚相勝也、至于耳目聰明之義、乃夫子以己意取之、未必是繫辭本意也、假令孔子當日以例言巽而麗乎明、亦何不可乎、凡看易有當比

例相參者不可不引例以明之其于例有相合而于義无甚深（讀易當如是）
取者不必强生支節也

蒙引鼎卦元亨不就鼎字而言為就鼎上道理說不去即便自為占辭也如井卦可就井上貼道理則從井上說鼎卦說有不貼處則別自為一例矣可見聖人自无拘執

訂疑頤亦就頤上說道理噬嗑則另取亦如井鼎時有以元亨就人君保重器說者因大象與序卦傳而云然也亦通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程傳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也故為鼎君子觀鼎之

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于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朱子曰正位凝命伊川說恐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那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恊于上下以承天休○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為命令本義獨以為天命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子之位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

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蒙引朱子小註云、伊川說得恐未然、蓋嫌其凝命之說○非、兼嫌
其正位之說也○但朱子專主臨朝言、其意亦似欠周帀○爾觀其
所引協于上下以承天休○則止臨朝儀頃之工夫耶○須主敬
德言、漢成帝有威儀臨朝莊重儼若神明、史臣謂其有穆穆天
子之容者矣、何以不能凝命、可見正位不可淺淺說也、當兼表
裏言○協于上下蓋指天人言、若以人言、則天子孰為之上乎、
訂疑程傳以端正貼正字、以安重貼凝字、而以正位凝命平說
極是但以凝命為安重其命令、則未然○爾愚亦欲兩平說、而以

疑命為疑承天休○如盤于遊畋、荒于巡幸、如太康、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成帝、隋煬、宋徽宗、明武宗、皆不能正位者也○白水曰、正位者、其大則在无荒于遊畋巡幸○其小則如程傳君子所處云云○其理方括若紫引主敬德說太深了○不、像、正、位、宇○且漢成不能凝命○寵飛燕耳○若臨朝莊重○自是他好處○梁山來氏曰、孔子因大禹鑄九鼎象物、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所以說到正位凝命上去、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此不能正位凝命之兆也、其後秦遂滅周、取九鼎、則鼎所繫、非輕矣、故以鼎為宗廟之重器、

宗義項平庵曰、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疑命象巽巽為命○命者天休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程傳初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于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否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于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訂疑刪數句、可以成事功、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

臨川吳氏曰、否不善之物、謂鼎中之穢惡也、當鼎之初、未實牲

體、正當洗濯之時、顛其趾、以傾出其穢惡、故趾雖顛、而于出否則為利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此爻象中取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則為重矣、陰柔在下。于鼎為趾象、于人為妾象。鼎偶顛趾而有出否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也、因得妾而遂有得子之慶、是因賤以致貴也、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以有心致之也。

訂疑作偶然說、是朱子小註、然以實事○亦不必盡偶然也○

紫引顛趾出否、此象也、非占也、此全以與言其意、則因敗以為功也、其在人、則正猶管仲之舉于市居、孟明之勝敵于囚虜之餘也、因賤以致貴、亦不止因妾得子一事、就人事中、舉其彷彿、如蕭曹絳灌之徒、皆起自刀筆負販、至于遭時遇主、而位將相之類皆是也、韓信舉于行陣、陳平拔于亡命、皆是也、

訂疑、因敗為功、有兩樣、有今敗而後功者、如曹沫反侵地于三敗之餘、孟明勝晋人于覆師之餘、馮異垂翅回谿、而奮翼澠池、此先敗後功、因警戒震動而思葢前愆者也、有即時反敗為勝者、如韓原之戰、秦穆公幾獲于晋、而反獲晋侯、唐太宗為老上

所敗而反爲老上○此勝敗變于俄頃而轉禍爲福者也○是其先之敗也、皆出于偶然○而非固爲敗以弄敵也○若李牧之備趙邊、堅壁不出、而卒敗匈奴○晉文公之避楚三舍、而卒敗楚師○此皆定計于先、非因以爲功也○因賤以致貴、亦有兩樣○有先賤而後貴者○如管仲之擧于檻車○百里奚擧于牛口之下○蕭曹奮于刀筆○絳灌興于負販○韓信擧于行陣○陳平拔于亡命○此一人而先賤後貴者也○亦有因此而得彼者○如齊桓公因九九、而致甯戚隰朋諸人○燕昭王因郭隗、而致樂毅等○蕭何勸漢王養民以致賢之類○此如以囮致鳥○以餌致魚○以彼一物、致彼一物也○得

妾以其子如以事實如高祖得薄姬而生文帝文帝得竇姬而生景帝武帝得鈎弋夫人而生昭帝衛青之父與衛氏野合而生衛青包極幸媵女而生乙紐之類此事甚多不可屈指竊意此爻又為買妾之吉占也

說統初六偶畫居下鼎趾凝然何由見其顛趾葢由應四取也鼎初腹未有實因其顛而警戒震動則舍舊以圖新趾雖顛而出否亦未為不利也

訂疑據說統以取新之義取象則是初六質本不善而能痛自克勵親賢取友以成令德如晉之周處是也　折足則鼎敗不

可復用矣顛趾趾反居上耳鼎无恙也反正則如故矣故初四有吉凶之異○九四以應初而凶初六以應九四為出否為得于何也陽以應陰為累陰以應陽為利易之例也

宗義胡仲虎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註倒以瀉否、故未悖也、從貴棄穢以納新也、

程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盖有傾否出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于四、上從于貴者也、

本義云云

白雲郭氏曰、從貴者、否為賤、而潔新為貴也、

訂疑鼎貴端正、而趾顛居上、是悖也、云未悖者○對折足言也○利出否以從貴者、否不出、則不可以受新○人不能革其舊習之污○必不能受仁賢之益○而大賢亦將拒我矣○故顛趾者、可即借以

為出否之利○出否者、即所以為從貴之地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程傳二以剛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

本義云〻

進齋徐氏曰、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故吉、

訂疑與象傳程傳本義異、而可從○象傳程傳本義、作戒勉言、此以現成言○

雲峯胡氏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實○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實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蒙引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我為所病也○二與初密比、是君子不幸而地近小人、未免為所追求也○我仇者、彼雖善意然不

以正適為我害也故以為我仇

訂疑仇有好惡詩曰公侯好仇徐氏曰怨耦曰仇據左傳而云也其實初與二未遠是怨耦惟初即二則有相陷于惡之勢故曰我仇有疾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程傳鼎之有實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于非義二能不暱于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　訂疑兼下句

訂疑初二象傳皆用上句生下句之法慎所之含下意言當慎

所之則雖我仇有疾亦不我能即而終无尤矣

本義云云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程傳鼎耳六五也爲鼎之主三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未得于君其道何由而行陰陽交合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合和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殊爲難曉六爻之應本有定位三與五原无相應之例又非承乘相比○何由以越五應上爲三咎乎○又九三與上九

皆爲陽爻是爲无應又不知何緣而陰陽將和也如依程傳、謂與五將合則六十四卦、又无此例程傳猶未言九三之失本義則緣象傳失其義也之文、而咎其越五應上又教以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夫三雖自守故不肯苟合于六五耳苟

辯象无應義

自守矣則三終不應五而上又无應陰陽終无將和之理矣愚謂爻之九三與井之九三同井三井渫不食爻三雖膏不食一也良才无終棄之理故井三有王明受福之望而爻三有方雨虧悔之占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莫之致而至莫之爲而爲也如必拘象傳而斷爲、九三之失義、恐未然也、

雲峯胡氏曰井鼎九三皆居下而未爲時用井三如清潔之泉而不見食鼎三如鼎中有雉膏而不得以爲人之食然君子能爲可食不能使人必食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革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大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爲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井三所謂王明並受其福亦猶是也

訂疑君子抱道自守无終廢之理不必指定爲何人之用也九三有雉膏之腴終當見食不必指定六五之求也猶井三所稱王明不必九五也孔子不悅于魯衛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

亦繹亦何嘗決其為何國之所用乎不過以理言之耳即終不見不可謂孔子之失其義也○離為雉為牛故有雉膏之象○方雨虧悔本義舉難通愚意此句承上言雉膏之美不為人所食乃為雨所虧壞故未免有悔然非三所致終當見食故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訂疑三之應上義也上九不相應時也欲三之不應五而應上為失義此不可曉闕之可也不可信象傳而病九三也覩爻辭何嘗為九三譏哉竊恐象傳是孔子以己意斷之未必是爻辭

本旨孔子或見沮溺丈人等果于忘世而爲後世爲我之流弊

白水曰五爲鼎耳三應上則越五矣故曰鼎耳革失其義者五

爲君三非其臣也如人有濟世之才而阻于時之不偶不得出

而行君臣之義象傳爲三惜非爲三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註渥沾濡之貌旣覆公餗體爲沾濡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

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

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

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于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重。而所用非人。至于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未有實。故因顛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沬皆覆矣。否舊積。餗取新者也。其形渥。諸家或以為赧汗。附疑

伊川說。或以為沾濡之象。註皆未足以見四之凶。如本義則大

臣居上任重、而信用陰柔之小人、必有重刑之凶、聞者懼矣、

雙湖胡氏曰、按邵氏聞見後録云、王弼註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剭、故新唐史元載賛用刑剭、亦周禮屋誅云、按元載以罪誅、賛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剭、諒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鄭司農註、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剭之剭、謂所殺不于市、而以適佃師氏者也、

弼善易豈不知古、易

訂疑伊川解作赭汗、則上文方說鼎、此句忽就人說、文義不倫、鄭司農作屋誅、謂夷三族、古者罪人不孥、无夷族之刑、此決不

可從者也○本義從晁氏作重刑、古者大臣有罪、風令自裁、不加刑焉、故曰刑不上大夫○則重刑之說亦非○且上下兩相承一意、覆餗小過、不宜加夷族之罪、又上文方就鼎說、不應此句忽移說人、說或以為占、然槩觀易辭之例、象用韻、占不用韻、此卦初（從韻斷其是否從求未及）六以趾否子為一韻、九二以實疾即為一韻、九三以革塞食為一韻、九四以足餗渥為一韻、不合獨截其形渥一句屬占也、竊謂王弼註○謂鼎體沾濡○則文義相蒙也○而凶字、自作人事之占矣○蓋鼎折足○則餗覆于地○而鼎既委倒○體亦為餗所塗○淋漓汗染矣○此事理之最易見者、諸家好為穿鑿、引淺使深、自謂新奇、

而不知其說之有弊也

蒙引此爻繫辭傳有說本義獨不曰繫辭備矣者大傳只是習小謀大等語未及用初六不勝其任之意○此爻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范氏曰唐肅宗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

訂疑諸家皆罪九四之應初六而不咎九四之才品何如獨融堂錢氏謂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愚謂此正與大傳專責九四之德薄知小合可以補諸家之未備假使四非不中不正亦何至任非其人如此

宗義胡雲峯曰、初顛趾、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故
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覆矣○
潘雪松述曰、彭季山曰、九四以剛處于二三兩剛之上、任重者
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中○訂疑亦不
正、德薄而无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象、餗者、
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烹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
鼎折足、則公餗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凉德取
充位○至敗養人之功○虧鼎位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
疑問曰、孔子原有斷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

鮮不及矣、此只照本爻以陽居陰、不能任天下之重說、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程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

本義言失信也、

蒙引言向者、相期許之意云何也、葢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信于君、其始也、未始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許、今乃用人致誤、至敗乃公事、向者相期許之意如何矣、訂疑傳本義自好、

潘雪松述曰、不量而受〇以至于滿而溢也〇始不自量〇至于力不能支〇而國受其敝〇身蒙其恥〇信如何也〇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程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黄耳、鉉加耳者也、二應于五、來從于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黄、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于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于中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本義金鉉指九二者、以二五陰陽正應、各居一卦之中、爲君臣正位、故其相需、尤爲重于上九之相比也、董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訂疑此本義所謂或曰云云也、

雙湖胡氏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爲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訂疑當作鼎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及爲優○然上九又謂玉鉉者、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

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也。王氏馮氏之說、亦足以發。六五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訂疑雲峯胡氏亦云〻。

訂疑彖傳得中而應乎剛○正指應九二言○當以彖傳為斷○

蒙引貞者、任賢勿貳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程傳以中為實德也、

鄭孩如曰、兩非鉉、无以舉耳、耳非虛、无以受鉉、耳虛而鉉實○鉉之實○實耳之虛中受之也○故曰中以為實也○

訂疑陰虛陽實、易之通例、鄭說勝程傳○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程傳在上、鉉之象。剛而温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用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訂疑上九曰備剛柔之義、不必云履柔。

本義云云

梁山來氏曰、玉豈可為鉉、亦如金車之類。

訂疑玉鉉者、以玉飾鉉也。○金鉉亦然。○周有玉輅金輅象輅、以金玉與象骨飾之、即名為金輅玉輅象輅。又如瑚璉簠簋皆以玉

為飾。為宗廟黍稷之器。器之貴重而華美者。金鉉玉鉉亦然。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

程傳震之為卦。一陽生于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為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為長男。其象則為雷。其義則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震動之義。陽生于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為動。為恐懼。為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

隆山李氏曰、震本坤體○乾以一爻交于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而不得出○于是奮擊而為雷○震之初動○物皆懼之○而不知其震動之威○乃所以震陰達陽○開其生育之門○故曰震亨○

臨川吳氏曰、雷動而萬物發生者亨也、人聞雷而恐懼脩省者、亦能致亨、

程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寧之貌、蠅虎謂之虩者、以其周旋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貌○動之

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惟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至于失、夫人之致其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于俎、鬯以灌地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享、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訂疑程傳以執匕鬯爲誠敬之象、以不失爲誠敬之效、文義既倒于理亦乖○蠅虎之說亦无味○當刪、

本義云、

蒙引震亨以下數句一意總是謂能臨事而懼則无後悔矣危者使平易之道也亦天之道也

蘇紫溪曰震之義有二有震于心者有震于事者險阻患難之變在事不在心戰兢惕厲之事在心不在事其心誠震而事之震可无憂矣

宗義朱子曰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彖曰震亨

本義震有亨道不待言也

訂疑此語可刪、愚謂震有亨道、程傳備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程傳震來而能恐懼、自脩自慎、則可反致福慶也、笑言啞啞、言笑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

本義云云

蒙引恐致福、此猶未見福、恐懼以致福也、

訂疑後有則○此正所致之福也○

梁山來氏曰、恐者、恐懼也、致福者、生全出于憂患自足以致福

也、後者、恐懼之後也、非震驚之後也、則者、法則也、不違禮越分即此身日用之常度也○人能恐懼、則操心危、慮患深、自不違禮越分、失日用之常度也、即俗言懼法朝朝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註明所以堪長子之義也、不喪匕鬯、則已出可以守宗廟、訂疑已、指長子、

疏出、謂君出巡狩等事也、君出、則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祭主之禮事也、已出、謂君也、

訂疑長子者、君在之稱也○此時猶未為君也○故彖傳云可以○可

以者異日事也疏出謂君也、程傳從之、不如本義即指長子他日繼世而主祭蓋不喪匕鬯二句象辭本為占立世子言謂此世子也他日繼世而出主宗廟社稷之祭可不失其主器也此為立世子之吉占也豫為立君之吉占

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于主祭之手者、蓋執匕鬯以祭則一敬之外无餘念一匕鬯之外无餘物故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按外卦為遠內卦為邇內外皆震是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也不喪匕鬯、是謂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

程傳彖文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長子如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

訂疑分彖辭彖傳爲二說、非也、此朱子小註嘗引諸說、所由紛紛也、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解出守、勝疏與程傳、

訂疑震爲長子、能震來虩虩、不唯令有笑言啞啞之度、異日繼世而主祭、雖當震驚百里之時、遠者驚、近者懼、猶能不失其所

主之重也○所主之重、謂匕鬯○即不喪匕鬯句○宗義易述曰、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々○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虩々然不安寧○震動而懈慢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々之象○笑言啞々、即在震來虩々之內○是○于○震○動○中○得○寧○定○之○精○神○也○平○時○業○已○寧○定○臨○事○宜○復○震○撼○即震驚百里○變莫大焉○而能不喪匕鬯○神明在念○匕鬯在執○與奏格无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匕、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于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震為長子主器、故有奉匕鬯以祭之象、

蘇紫溪曰、主祭者、誠敬于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動○主治者、憂勤于无事之日○則中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疏洊者重也、因仍也、雷相因仍、乃為威震也、此是重震之卦、故曰洊雷震也、君子恒自戰〻兢〻、不敢懈惰、今見天之怒、畏雷之威、彌自脩身、省察己過、故曰君子以恐懼脩省、

訂疑推出乎日恒自戰兢一層○好○

程傳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不惟雷

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訂疑又就雷而推廣之

建安丘氏曰雷天威也方其洊仍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于恐懼之後必以脩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无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來脩省者恐其變之再恐懼者敬天之實心脩省者敬天之實事訂疑分恐懼與脩省為先後二時非是

中溪張氏曰宣王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景公反身脩德熒惑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脩省者也訂疑推程傳之義

梁山來氏曰脩理其身使事事合天理省察其過使事事遏人

欲、訂疑此亦程傳意○恐懼以心言脩省以事言○

訂疑諸家皆以恐懼脩省、為因災變而然、愚謂遇災而懼○此固理之當然、但象傳本意則以恐懼脩省當洊雷之象如自強不息當天行○是正解○厚德載物當地勢○申命行事當隨風○常德行習教事當水洊至○繼明照四方、當明兩作○思不出位當兼山○朋友講習當麗澤也○蓋洊雷者天之震也○恐懼脩省者君子之震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无時而不恐懼脩省、故中庸云、君子戒慎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即恐懼之謂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必慎其獨、即脩省之謂也○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蔡○觀○吳○傳○分○疏○并○義○者○多○推○出○之○步○者○少故此備

承大祭、君子无衆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有三畏、有三戒、
又曰內省不疚、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亦何威何災而然乎
蓋自古帝王聖賢通體是敬處常如是處變不過不失其常耳
宗義呂涇野曰、濟雷震而群陰辟○君子恐懼脩省而衆欲退○皆
以震自治也○洎詞亦曰、恐懼而不脩省○僅于聲音咲貌之間而
已恐懼而脩省○則始于恐懼終于无恐懼○是之謂善處震○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本義云云

蒙引成震之主、以三畫之卦言○處震之初○以六畫之卦言○星人

繫辭、于卦辭為當詳○卦辭既詳、則此為可畧矣○何也、爻為成卦之主、理固无異也○也初九、大畧亦與此卦同、

訂疑梁山來氏曰、八純卦、震正位在初○按後字、當作衍文○此先儒之本○因彖傳象傳後有則之後而誤也○觀象傳无後字可見、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云云

訂疑又當喪其貨貝、當字乃其占當得大通之當○非戒辭也○喪

貝亦因震來而失財物也財貨外物可喪可得若七邑則是所主之重不可喪也本義足以自守句可刪足自守矣何云喪乎

疑問曰七邑是國君所主之重必不可喪者貝是國家之實賄可以喪可以得者

臨川吳氏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避可謂怯懦无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墮甑不顧之達則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逐七日得

訂疑億字程傳曰度也本義未詳雲峯胡氏解為大意若以六五象傳大无喪也例看則胡氏為勝

蒙引乘初九之剛是以柔弱之資而遇强梁之人或此艱險之事皆是也升于九陵一則據高以望遠一則遠引以幸安也

訂疑亦有據勢以示敵使不敢近之意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本義云云

隆山李氏曰陽爻震物陰爻被震而不敢輕犯其鋒必須逃避而後獲免故二則欲其躋于九陵三則欲其行无眚

訂疑小人懷土懷居君子則見幾而作二之中正其不以戀土

坐危所自能也六三陰柔不中正豈能然也震行无眚因其不能而教之行者避去之謂也本義未免深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程傳九四處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于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

本義云云　訂疑從程傳

梁山來氏曰、既无能為之才○而又溺于宴安之私者○晉元帝、周

于五胡、而大業未復○宋高宗不能恢復中原○皆遂泥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乃失其剛

正○而陷于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見陽剛不能震也○以失德、

故泥耳○初吉而四泥者○梁氏所謂震正在初○而四溺于二陰之

間故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程傳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為不正、然以柔居剛、又得中、乃

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于正矣、所以中為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為過、中常重于正也、蓋中則不違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見、訂疑此上泛論中德之重于正、五之德動、上往、則柔不可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為動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有之事而已、訂疑之、字、宜、玩、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而不至于凶也、以、无、喪、有、事、作、一、句、看、勝、本、義、

本義云云、訂疑无時不危、下語斬截、无喪有事句、不如程傳、人

各有所事、如為商賈、則以貨貝為所有事、如在廟中、則以執匕鬯事鬼神為所有事、是也、象傳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通作一串說○可見本義云、故无所喪而能有事○則斷為二句、為二義也○ ○有○事○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頒○史○之○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訂疑行字釋往來二字、六二震來、指初九陽進而上來以通于二也、五之震往來厲、謂六五當震之時、往來皆危○猶坎六三之來之坎坎○詩云進退維谷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程傳索〻〻消索不存之状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處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〻不安定貌志氣索〻則視瞻徊徨

本義云〻

訂疑蘇〻猶有生氣○索〻則氣盡而索〻然矣○征凶對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行无眚震往來厲无喪有事言○蓋躋于九陵猶有勿逐自得之望也○行无眚即不能如二之勿逐而自得猶无眚也○震往來雖厲猶能无喪有事也○上六則征而輒凶矣○戒其不可以有所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云

蒙引程傳謂未得中道、于意必遠、故本義云中謂中心〇益索

矍〻〇是見于外者〇其實則由中自危也〇

宗義汪都山曰震恐懼致福一句是一卦主意〇大要先事知戒〇斯可免臨事之虞〇臨事知慎〇猶可免後事之失〇益知懼則有備无患〇而弗畏入也〇卦之震來虩〻〇初之後笑言啞〻〇與震不于其躬于其鄰皆震于先事而懼之于始也〇二之勿逐自得〇三之震行无眚〇五之无喪有事〇皆震之已事而慎之于終也〇四之震

遂泥不能先為之慮不能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然君子之震懼非怵于禍福利害之謂畏天而已矣恐懼者畏天之實心脩省者又回天之實事也如是雖有卒然之變而吾存之有主養之有定必不失其所主之重真可守宗社以為祭主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程傳人之所不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

身、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為无咎也、訂疑程傳艮其止爾皆就行事當理說觀彖傳中之說可見。

或問伊川解艮其背云、止于所不見、又云不交于物、則是无所見、无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无所止處矣、朱子曰、這處无不見底意思、濂溪也恁底說、是他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

又問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止、似只說

得。靜中之止。否。曰。然。

問外物恐无絕而不接之理。苟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不亂其心、是在我却无所守、而為外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于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用力。

又曰、伊川謂艮其背、謂止于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一字不肯模糊）艮字所守是解背字。蓋云止于所當止也。所即止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大槩看易、須謹守彖傳之言、聖人自解

得精密平易、

訂疑此彖傳艮其止一節本義意○

入曰、伊川說艮其背、是止于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于聰明淫樂慝禮、不接于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義未必如此、

訂疑今人之習舉業者、入山中讀書、遠離塵俗冗務、亦是如此、但所務不同、

明道云、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朱子曰、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

是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于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于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更難說只做止其所止便不費力

朱子曰艮其背背只是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故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又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地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自无妄

訂疑此段當刪正犯程傳之過

病○艮其背、只是道理合當如是、入自己一些私意不得、這四句、只說艮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彖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不獲其身、如君止于仁、臣止于忠、但見事之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此身、方能如此○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此是卦辭正意○總說則艮其背為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效驗○所以彖傳先說止

其所也云云却云是以不獲其身云云　彖傳之意

本義云云

訂疑本義中有平說者其占則必止于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又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乎静爲所以得无咎也此二段皆平對說乃彖傳首節之意卦辭正旨也有以艮其背作一頭而以不獲其身對行其庭不見其人串說者蓋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其背則止于所當止也止于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獲其身也如是則雖行于庭除

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此段是串說乃彖傳第二節釋卦辭之意○非卦辭之本旨也、蓋讀者各以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彖傳之說爲卦辭之說也、朱子小註、除辨程傳外、餘盡是串說、雲峯胡氏曰、不獲其身、內艮象○不見其人、外艮象○ 訂疑此平對說、又曰、文王彖辭、震艮又自是一例、震來虩虩以下三句○只是發明虩虩之效驗○艮其背以下三句○亦是發明艮背之效驗○ 此串說○

訂疑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註背、北堂也、今艮辭以背與庭對言之○又彖傳艮其背、釋爲止其所也、以所字釋背字○其亦處

所之意而非肩背之義明矣○如依詩註作北堂解則艮背與行庭、文義相蒙理復正大矣○北堂者、老母之所居、亦靜處而為所當止之所也、學者見六爻之辭皆以人身取象遂謂卦辭之背、亦肩背之類耳、姑記偶見以備一義、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程傳君子所貴乎時、仲尼仕止久速是也、

本義云上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者、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也、

雙湖胡氏曰、艮一陽見于二陰之上、陽明著見、陰莫得而揜蔽之、故艮獨稱光明、

訂疑雜卦傳、蒙雜而著、著亦謂艮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

程傳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事萬物、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程子曰、八元有善而舉之、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

人所以應萬變而不勞者、事各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姸媸、自見于彼、聖人不與焉、

朱子曰、程傳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云云、此意解得分明○艮背之用固在止其所、然能止其所、乃知至物格以後事、

訂疑程傳此處較卦辭更明白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疏此就六爻皆不相應、釋艮卦之名、又釋不獲其身以下之辭、凡應者一陰一陽、二體不敵、今上下之位雖復相當、而爻皆峙敵、不相交與、故曰上下敵應不相與也、然八純卦皆六爻不應、

何獨于此言之○謂此卦既止而不交○又又峙而不應○與止義相協○故兼取以明之也○

蒙引此說卦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正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耳○故曰學者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周公之說也○

本義云〻

訂疑晁氏說可從、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疏思慮所及、不出其已位也、○訂疑說思字重、是逐條說、

程傳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

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訂疑此說思字輕、只當欲字、

建安丘氏曰、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乎富貴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爲、所以易至于出位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其所止矣、訂疑思字與覌同、

雲峯胡氏曰、不出位、身止也、思不出位、心止也、訂疑與覌同、

鄭孩如曰、中庸富貴夷狄等是位、大學仁敬孝慈信亦是位、畢

傳動靜亦是位、訂疑如祭思敬喪思哀及九思之類皆是

劉調甫曰、不出其位、以時為位也、故能六位時成、

訂疑此者得時位為一合彖傳時止時行之義勝丘氏之說

彥陵張氏曰、位字與所字一樣不出者、固不馳騖于位外、然位內所當自盡道理、亦未嘗虧欠、故傳曰、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此理甚細、

訂疑凡人不能止其所者、皆起于願外也、願外者妄思也、思不出位者哲人知幾誠之于思也、或曰、學者入學時、便學治國平天下之道、不為出位乎、曰、萬物皆備于我、陸氏曰、宇宙內事、皆

吾分内事、凡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者是也。如未為臣時。便思做忠臣、未為父時、便思做慈父、女子未嫁、便思做好婦慈母、皆非出位、出位者分外妄想也、

白水曰、思不出其位。與思无邪一般。思无邪。則凡所為者。皆無邪矣。思不出位。則凡所為者。皆不出位矣。所謂哲士知幾。誠之于思也。疏傳不同。而後儒因之。仍當以疏為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程傳六在最下。趾之象也、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于。動。之。初。也。事止于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

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之道也、

本義云ㄥ

訂疑大畧似程傳、

唐凝庵曰、艮趾、即所為過人欲于方萌意、

訂疑○程傳本義及諸家、皆不說艮趾為止何事、獨唐凝庵以止欲言○艮與咸相似、聖人以主靜為先、不過恐其動于欲耳、如義所在、動亦何妨、○初六當趾之處○為艮其趾○與咸初當拇之處為咸其拇于陰柔无取也本義以陰柔為能止非也以陰柔三字當衍若利永貞則以陰柔不能固守而戒之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訂疑趾者動之始、動始而即止之、此中庸章句所云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潛滋闇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此卦以理學言、則如程傳朱子小註之說矣、若以出處言、則此卦正是可以止則止也、故序卦云、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他事亦有當止而不進者、可以類推○不必專以學言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本義云」

或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勉而

隨之、如樂正子之于子敖、冉求之于季氏也、當只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于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矣○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朱子曰、得之○

訂疑程子之說、以不拯為一讀、其隨為一讀、與本義異○本義只言不能拯九三耳（辯得祈戴勝或問）傳則謂不能拯之而又隨之矣、所謂長君之惡者也○不可從○

蒙引久辭不拯其隨、只答六二、本義兼取小象、謂九三過剛、不中以止于上、訂疑二當腓之處○已止于腓矣○他所不以為意也○不故雖同體之三○亦未能拯也○○咸九三、曰執其隨○艮六二、謂三

為隨。竊疑艮為少男。男之賤者。有童僕之象。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云云

蒙引不拯其隨、本是二之才不足、今象傳曰、未退聽也、却獨罪三者以爻辭已咎二。故獨咎三。所以互相發也。須看本義亦字

梁山來氏曰、二下而三上、故曰退、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程傳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于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

本義云云

訂疑限、身上下之際、可屈可伸、象三當下之上、可進可止也、今艮其限、是不可止而止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云云

訂疑艮以人身取象○只論爻位○不論爻才○初六以陰柔居艮初、六二之居中得正、九三之過剛不中、六四之以陰居陰、皆不必用也○至其占之吉凶則自爻才取之○

蒙引六四時止而止、與艮背不同、此只就行止上說、不但出處之處、皆是艮其身、又如鄉鄰而閉戶、曾子不預沈猶之難之類、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程傳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

本義云云○雲峯胡氏曰、初艮趾、止其行、五艮輔、止其言也、

凝初[illegible]氏曰、序者、義理之次第、

蒙引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言之悔也、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本義正字羨文叶韻可見、
楊敬仲曰、明艮輔亦不易、能本之中德、則樞機之發自審、不然、如制逸馬、訂疑本駟不及舌如遏決川、本防口如防川安得而止之、
彥陵氏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言自不妄發、
訂疑于曰、為之難、言之得无訒乎、朱子曰、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强閉之而不出也、心常存、即中之謂也○言自不苟、即艮其輔也○

上九敦艮吉

程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人之止難于久終、故節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終、事或廢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

訂疑艮體篤實、八純卦艮之正位在上○

本義云云

蒙引此艮字兼動靜、與卦辭同、

說統諸爻皆取象于人身之一、唯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當得全艮故以艮字與之、而獨許其吉○艮體篤實、故曰全、本剛

陽居止極來、德性本自堅凝、功夫又无間斷、所以成其為敦、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唐凝菴曰、以厚終○正與初利永貞相應○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吉○漸女歸吉、嫁者之吉也○

臨川吳氏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

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蒙引止于下而巽于上、上下不可分人已、亦不可分內外、是方其在下則自止而不妄動、及其上進、又巽順而不迫切、漸之義昭ㄥ矣〇利貞不專謂女歸宜貞也、凡進皆利于貞也、彖傳曰、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何嘗說女歸之義、但女歸亦須以正也、咸之取女吉、特感之一事耳〇此之女歸吉、特漸之一事耳〇咸之利貞〇凡有感皆然〇漸之利貞〇凡有進皆然〇

訂疑今舉業家、以取女吉女歸吉全作象、非也、

蒙引本義自二至五、位皆得正、其初上雖不正、終不害其二三四五之正、此亦舉大槩而不舉細瑕、如人已有六七分正處、便

是正人了、胡致堂教人讀史、先看統體、如一代統體在寬、雖有一二君稍嚴、不害其爲寬、一君統體在嚴、雖有一二事稍寬、不害其爲嚴、此所謂自二至五皆得正、而初上又自不正者、當以此例論斷矣、

訂疑初上二爻、多以卦之始終、事之初末爲義、而不論其位之當否、此王弼註所謂初上无位者也○苟中四爻正、則大體已自正矣、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本義云云

彖引人爲重疊字處多用兩點承之、而兩點之勢常類之字、或是漸字之説更有理、若以爲衍、則進字就當漸字不得、亦須加一漸字于進字之上、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程傳漸進之時而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于天下也、

本義云〻

彖引利貞之義、卦辭本義、以卦體言、則兼二三四五、彖傳本義、以卦變言、則只及三五、孔朱之説不同何也、朱子之意、以爲自

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固皆得其正矣若二四之各以柔居柔獨不得其正乎似亦不可沒也故兼言之雖彖傳獨不及二四則孔子之意或以陰柔不足預正邦之功而于利貞之義為力量少故與然蹇之當位貞吉以正邦也亦不在所嫌矣夫以大理論之剛柔固皆利于貞也不是進得位是一項事進以正又是一項事上言進得位已是得正了下句又挑出正字而言其可以正邦見其所以為有功也

訂疑凡單言當位則正在其中言得位又言正則位自位而正自正若此者則見其進既得位故決其往有功而進又以正故

因賛其可以正邦也此卦以漸進為義則專主臣言進得位有事權也進以正則正已可以正人故可以正邦也得位以正以道理只在九五一爻言正邦者二三四之皆正也猶蹇之當位貞吉以九五一爻言正邦者二三四上皆正也九五爻辭不以君道言則彖傳九五亦只是仕進之得大位者也○或曰既云得位有功何必又曰以正曰正邦予曰世固有進得位或亦有功却正不以正而不能正邦如商鞅得位于秦而致富强之功矣然其始也因景監見又屢變其說以迎孝公之好是進不以正也故功止于富强而秦俗由此益壞而鞅亦不免誅夷焉能正邦乎○

蹇之正邦、九五、以君言。漸之正邦、九五、以臣言。蓋漸進之義、于君位上說不去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釋漸吉之義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釋利貞之義也。下文其位剛得中也、申言上文所謂進得位者、專指九五而言、非兼二三四也。自水曰、當疑上節既曰進得位矣、下節又曰其位、二位字殊似重複、得此申言上文云云、不惟全彖傳雪亮、而卦體卦變諸說、亦冰消霧捲矣、快甚快甚。

又本義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亦可云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不言者、偶遺之也。

其位剛得中也

疏此卦爻皆得位上言進得位嫌是兼二三四等故特言剛得中以明得位之言唯是九五也

程傳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有功復言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陽剛中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然未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

本義云云

止而巽動不窮也

本義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彖引上两漸漸進也、只釋名義而已、遂承以女歸吉也、未暇及所以爲漸處、故俟釋畫卦辭後方及之、

訂疑彖傳只釋吉利貞而不釋女歸、何也、曰利貞統言之也○女歸、其中一事耳○如以彖傳貼女歸說、則進得位往有功者、九五陽剛中正、在女子爲賢正之德、進得上卦之中、而居小君之位、是往有內助之功也、進以正、六禮備而後行也、可以正邦、二南之化是也、止而巽者、止有幽閑貞靜之德也、巽有婉娩聽從之德也、以此而動、又何窮乎、只以歸妹卦彖傳反對照看、便明矣、

象

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程傳人之進于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安、非可凌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訂疑四字當删、教化之于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潘雪松述曰、木一也、在地中、則見其升○不見其漸○土沃故也○在山上、則見其漸○不見其升○土磽故也○

本義云云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况居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脩而後至、勤而後精、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

而以漸、朞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也、

訂疑賢德善俗仁賢之里也君子擇居而處于此則見正人習正事聞正言知益廣而學益明德日進而大有功身有琢磨之令範後有允宗之子孫家語所謂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香十年與之俱化也木托于山則成美材人托于賢里則成名德子曰里仁為美又曰魯无君子斯焉取斯古人云千金買宅萬金買鄰皆見及此也慎德積小以高大擇術之智也居賢德善俗者擇里之知也

（即此賢德也有賢有德則俗善矣）

（漢昭烈云惟賢惟德可以服人）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註始進而位乎窮下又无其應若履于干危不可以安也 訂疑

本義有初只論位之在下不論有應无應

本義云云

中溪張氏曰漸之六爻皆以鴻取義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氷泮北徂其往來也有時其先後也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湄也鴻為水宿之鳥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

蒙引厲亦危而已非凶也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也

游讓溪曰小子厲謂才弱處微有言謂人不見是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蒙引特也位也命之不偶而无應也非己有以致之也故于義
爲无咎
訂疑于寓京邸竊選見寒士仕進之初其爲有司所顛倒胥吏
所舞弄群小所訕謗乃信晉漸之初爻作易者已繫以此可見
古今通患智愚同痛矣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傳二居中得正上應于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
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

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猶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

本義云〻

雲峯胡氏曰、初始進于下、未得所安、二則自于進于磐、未安者安矣、初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衎衎、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无應、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

訂疑二之德亦勝于初○不獨時命也○

蒙引飲食衎衎、言其飲食之自適也、此句承上句鴻鴈言、非謂六二飲食也○或曰鴻水鳥、陸非所安也、石豈所安乎、曰磐水

邉之大石也、鴻水鳥今往往見其群憩于此而安之、何嘗見常在水涯哉、只是自水中由水涯以進耳、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本義云云

訂疑飲食衎衎、爻本説鴻、象傳移向人上説矣。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云云○朱子曰、漸九三爻、最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姻。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有

不同也○

訂疑左傳襄公十年、衛卜追鄭師、孫蒯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椎、姜氏曰、征者喪椎○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與此爻意正同○利禦寇者、亦取止極之義、禦者、止之使不來也○過剛不中、有勇士不忘喪其元之象○以之禦寇則有死之心无生之意矣○詩曰、上慎旃哉、猶來无止、又曰、猶來无死、註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夫征不復○征夫之不利○利禦寇者之大利也○蒙上九、亦曰利禦寇、亦取過剛止極之義○卦辭有女歸吉之占、故三五皆有夫婦之辭、蓋九三爻、婦歸之不吉者也、九五婦歸、初不

合而後相得之占也、雜卦傳亦云、漸女歸待男行也、
宗義易註云、過剛之道在他事爲逆禦寇爲順在他事爲相戕禦寇爲相保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蒙引順字、正指過剛也、非極剛、不能與衆同心戮力以致死、有望風而先自潰者矣、故象傳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自禦寇言之、則三之過剛、乃所以爲順也、
訂疑蒙上九象傳曰、上下順也、此又曰順相保也、順者、士卒用

命之意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本義云云 訂疑穏括程傳、
蒙引或得、庶幾可望之辭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韓伯康曰、四性順而體巽、能順乎陽、而巽以處之、所以進而得
安也、
訂疑此順巽字、與象傳止而巽巽字同、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訂疑鴻漸于陵、凡事之占也、不必指君道也、婦孕二句、孕婦之占也、不必指君臣之遇合、程傳本義、皆以不孕為隔于三四、殊不可解、六爻之例、其相應者、皆隔兩爻、何為于此爻獨以隔三四為嫌○孕而不育者、孕而死也、不孕者特不孕、孕則生矣、宗義唐凝庵曰、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仲虎曰、觀二爻之吉凶○而卦辭所謂女歸吉者愈明矣○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註進處高潔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峨峨清遠儀可貴也故曰其羽可用爲儀吉

程傳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在人則超逸于常事之外者也賢達之高致也

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

本義云云

鄭氏剛中曰鳥羽皆有用而各有所取雉取其彩鷺取其白鴻

取其知時取其羽以爲儀則則君子去就進退之義亦孰得而亂之可觀以爲法矣訂疑此謂其去就進退之節可爲世法縈引儀是儀衛儀仗之儀指羽在人則其實德不爲世用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爲世標表也訂疑清風高節似指隱逸訂

梁山來氏曰羽可儀猶言人之言行可法則也訂疑此却有實益于世

訂疑世人皆錯看了此爻謂爲高隱之流逸民之類非也觀本義云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又曰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

象又曰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亦何嘗以為隱逸乎古來自有此等賢人為天子之師友不屑祿位者其一言一動進止威儀皆足為天下萬世法而非如世俗所稱巢父許由卞隨務光伯成子高申屠蟠之流其在春秋之末有若楚狂荷蕢長沮桀溺等亦是當世高士但其自為放廢混迹塵污其羽不可為儀矣故孔子或譏其與鳥獸同群或譏其廢君臣之義或譏其果或譏其固而未嘗一語以稱之者以其志之不可則而羽之不可儀必也如孔子所云隱居以求其志孟子所云尚志方是此等

此又今日方得扳霽見天

人物若嚴光之羊裘行釣終是狂奴故態豈可為儀可為則哉

三代而下○惟有未出之孔明○旣歸之李泌○彷彿似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云云

○訂疑漸進愈高之說、不可曉、位極人臣、不過三公止矣、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其位愈高則其用愈重矣此亦何疑于无用而汲汲爲變倒之論哉○愚謂鴻漸二字○承諸爻之辭耳○不必泥漸進之義矣○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程傳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以說而動、非情之正、恣情肆欲、何所不至、

訂疑本義少女從長男○亦理之常（說得公道）○故大過有老夫女妻之吉○惟說以動、中爻皆不正、則為恣情滅禮、以柔乘剛、則為以妻凌夫、故征凶无攸利、

疑問曰、咸止而說、曰取女吉、吉在取也○其辭與男○歸妹動以說、曰征凶、凶在征也○其辭罪女○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

也

本義云云

雙湖胡氏曰、卦自泰來、乾九三、交坤而爲九四、坤六四、交乾而爲六三、是天地交也、

訂疑此于卦畫上、看出天地交、義亦通、然易中此類甚多、不盡合也、

蒙引家人則天地定位、此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女之各正乎內外、此即天地之義、歸妹則陰陽交感、天地之大義也、而男室女家之交感、亦天地之大義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

蒙引上節特因卦名歸妹二字、說其正理、至此方說出卦名義內。所以不足之義。所歸妹也、蓋云所以爲歸妹也、古文省字、在彖傳彖傳中備多、

梁山來氏曰、歸妹、雖天地之正義、但說而動、則女先乎男、所歸在妹。乃妹之自爲。非正理而實私情矣、所以名歸妹、

訂疑女先乎男、固是不好、但說以動、即是以私情滅正理、從男先挑女。亦是不好。不說先後、但責其恣情縱欲耳、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本義云云　訂疑男女之交以下總論上文卦之德體非釋彖傳也

進齋徐氏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內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倡隨之理所以征凶而无攸利也

訂疑彖傳以位不當釋征凶以柔乘剛釋无攸利无味徐氏合釋之勝彖傳

蒙引柔乘剛剛柔易位是爲婦制其夫夫屈于婦所謂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義云云　訂疑因本義推之事物二句透使後學皆以此卦就

仕進說是認客作主也

建安丘氏曰婚姻之道欲其永遠而有終也必豫有以知其不終之敝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于失身敗德不能永終者多矣不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而原其所以則由奔說而爲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向使說動之時而爲永終知敝之戒則无此失矣

訂疑彖辭彖傳責女之不正也雖責女之不正却是教君子之无用取此女也女子何知恥何足責乎大象則直戒男之知敝

而不爲也〇丘氏亦責女子、誤矣〇

白水曰、唐破黃巢、獲其姬妾百數、上問曰、何故從賊、內一女子荅曰、國家以百萬之衆〇失守宗祧〇播遷巴蜀〇而〇乃〇以〇不〇能〇拒〇賊〇責〇女〇子〇置〇公〇侯〇將〇相〇何〇地〇上无以應〇訂疑責歸君子〇方是正論〇

梁山來氏曰、凡以道德仁義相交合者、則久久愈善、即劉孝標所謂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此永終无敝者也、故以勢合者、勢盡則情疏、以色合者、色衰則愛弛、垝垣復關之望、雖笑言于其初、而桑落黃隕之嗟、終痛悼于其後、君子立身一敗〇萬事瓦裂〇其敝至此〇訂疑此推之萬事之說、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云云 訂疑拈程傳、

隆山李氏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聖人制禮、必以姪娣充媵者、所以廣國嗣、使所自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也、

訂疑古者諸侯一取九女、一夫人也、两國之戚黨○又各以一女媵之○凡二一夫人、合二媵爲三、而夫人與二媵、又各姪娣二人以從嫁、凡六人、皆謂之娣、是一取凡九女、凡三姓、李氏曰、左右媵猶是也、其曰以姪娣充媵、非也、姪娣自稱娣、不稱媵、如左傳

隱三年、衛莊公、取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此夫人也○又取于陳曰厲嬀、此媵也○其娣戴嬀、厲嬀之娣也○何云以姪娣充爭○夫人與二媵凡三姓○何待云所出者一同而无他異乎○媵與娣、皆有謚、唯見于厲嬀戴嬀、他國不槩見、魯國之女○爲諸侯夫人與媵與娣、類稱字○然亦可見其尊卑之等、而娣亦非甚賤者矣○媵與娣、稱夫人爲君本義承其君○與六五其君之袂○皆謂小君夫人也○

雲峯胡氏曰、卦曰征凶、初爻曰征吉、何也、以一卦論、則以說而動、故其征也凶、即此一爻論、初以剛居剛、是女子而有賢正之

德者、故征吉、然在下无應、非匹也、媵也、爲媵雖賢正、僅能承助其君、不能大有所行也、故有跛能履之象、象如此而占吉、以有德故也、訂疑此亦以娣爲媵、非也、

歸震川曰、賢女爲娣、非分所宜、而道无所不在、實命也、

訂疑古者諸侯嫡女、適諸侯爲夫人、以其庶之姪娣從、庶女雖賢、亦不得不從其嫡之姑姊而爲娣、此亦嫡庶之分定故也、其兩國之媵女、或亦嫡夫人所生之仲女季女乎、其兩媵之姪娣、亦兩國之庶女也、

疑問曰、六爻皆就女歸說爲是○若以女歸爲象○跛能履眇能視

又作象之象矣。且諸卦皆以其本卦之事言。此卦斷不宜作象說。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恒謂有恒久之德。

訂疑古者嫡長女適諸侯爲夫人。庶女從嫁而娣。此恒禮也。今初九以賢正之女而爲娣者。以恒禮故也。跛能履吉句。相承也句。相承。正安其恒分處。故吉。否則爲小加大。賤妨貴。少凌長。去順效逆矣。何吉之有。

（講恒字與本義異求持論甚確）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本義云云　訂疑　括程傳、傳曰、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

蒙引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一則賢女而非正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一則女賢而正室矣、而其配不良、亦不能大成內助之功也、故一曰跛能履、一則曰眇能視、其薄命不偶、亦胥衛兄弟也、又曰、幽人得此占、則利、爲其所處與九二同、九二是既嫁之賢女、幽人是不仕之賢人、所處似乎不同、然其不偶則同、蓋幽人无賢君、正猶九二无賢夫也、

訂疑　幽人得此占則利、非也、爻本以賢女爲主、言其既配不良

則當以義命自安如幽人不遇賢君則當抱道守正不可怨天尤人以自摧折亦不枉道求合以自卑汚也幽人是容乃賢女

毋晉僣羨必有徵毅哉入信而服之

之象也如利武人之貞豈武人得此占則利乎進退不果豈武人之利乎○天下多少不平之事真天命之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也在此賢女乃配不良惟其賢也乃能以義命自安耳若夫朱淑貞以配之不良而遂懷怨恨以至自隕此亦不足爲賢矣何不思天下之聖賢其抱道不遇如孔孟顔閔者不知其幾莫不安貧樂道以盡其在己而絕无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以爲幽人之貞也以女子而配不良何不以此自擬乎彼漢

之賈誼一遭長沙之抑輒感憤而弔屈原不勝其悲恨之私其不是仲舒之兩事驕主而從容以自盡其道也遠矣○夫雖不良婦不可以不幽閑貞靜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程傳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

訂疑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跛能履之謂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利幽人之貞之謂也○世之號爲哲婦者庸奴其夫而卒貽晨牝之誚者皆有才而不知道者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程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娣媵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訂疑反歸以娣不如本義承上句作一氣說○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初之吉二之利皆以德取六三无德彖所謂征凶

无攸利、不言可知矣、

訂疑初九亦歸妹以娣、何遂不善乎、六三爲兑之主、居下卦之上、宜爲小君嫡室者、而不德、反歸以娣、乃可賤也、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取、乃我不輕許人而愆期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云云○朱子曰、易中言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明夷之類、疑皆當時帝乙高宗箕子曾占得此爻、故後人因而記之、而聖人以入爻也、如漢書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啟以光、亦是啟曾占得此爻也、火珠林亦如此、

訂疑今焦氏易林所引古人事極多未必盡是古人占得此爻○或是彼見古人繫易、有引古事者、因亦放之以求雅訓、未可知、火珠林亦然、但古人繫易、是用實事、後人爲之、皆是影說耳、

節初齊氏曰、君、小君、堯降二女于媯汭、而後世一稱湘君、一稱湘夫人、嫡側爲君、而餘皆媵也、

雲峯胡氏曰、月幾望、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蒙引六五尚德、只在柔中上取、居尊、帝女象也、吉、宜家之位也、尚德不貴飾、如何便爲女德之盛、无以加、蓋女子貴飾、萬萬皆然、不貴飾、自然貴德矣○所謂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何所不該、必能敬不怨于夫子、孝不衰于舅姑、慈不畧于媵妾、恩尚周于姻族、必能輔佐君子而不爲牝雞之鳴晨、必能正位乎內而不致內顧之憂、豈特不貴飾之一端、遂足爲女德之盛哉、

都聖與曰、月者至陰之精、而羣陰之主、女君之象也、

訂疑此處說極好、但小畜中孚說不來、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云云

楊敬仲曰、其位在中、爲嫡爲女君、其體又尊也、未歸曰妹、已歸曰君、

蒙引上二句舉爻辭、下二句方釋之、與訟九二彖傳同、

○訂疑本義貴以德言、程傳以位言、程傳是○蓋帝女位尊又嫁爲諸侯夫人○皆是貴也○其位在中是以尊貴之位而行尚德不尚飾之事尤人所難也

宗義孫質菴曰德之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修大的輕看須是内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潘雪松述曰娣袂雖良終在下位五有中德之貴而行自不尚飾矣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以夫婦不能承先祖奉祭祀言不如本義

叅義夫婚姻之禮成而厚其資送者女歸之盛也為酒食以召

鄉黨僚友者、男婚之宜也、今女之承筐是將、而无幣帛之實、士宴其新婚、而刲羊未見血、是男女之禮、皆不備也、所以為約婚不終之象、

訂疑　承筐不是幣帛○婦人之贄○不過榛栗棗脩○用幣○非禮也○但資嫁之物○則有五兩之屨○公子之裳○與婦人之衣飾○亦須用筐將之也○承筐无實○是因不歸而不備其實也○刲羊无血○是因不取而不刲羊也○參義○但云禮不備而已○未足見其約婚之不終也○如凶歲多嫁娶○禮皆不備○亦謂之終其婚矣○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云

雙湖胡氏曰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怕處其盛之意與、

訂疑王假之、彖傳訓爲尚大、假有大意、言王者當豐盈之日○便有佚小前人○嘉功好大之意○秦皇漢武、唐太宗、玄宗、宋眞宗、是也、○宜日中、彖傳訓爲宜照天下也、日中則能照臨天下也、謂民之利病○俗之美惡○當遍知之○如大有彖傳所有旣大○无以治

之、則蠱孽萌于其間之意、本義云云○乃○用○彖○傳○之○餘○意○爲○正○意○

然本義○則○勝○彖○傳○

蒙引豐之可憂者○天運也○勿憂宜日中者、人事也○人○事○所○以○保○持○天○運○聖○人○之○貴○人○謀○如○此○訂疑歸重人事○深得聖人立言之旨○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三原王氏曰、故豐豐字、疑當作亨、王假之、尚大也、

○蒙引王者際此豐亨之日○撫此盈成之運○以民○則普天率土之廣生衆日繁也○以物○則四海九州土賦之入○充斥王府也○故凡

所以供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文物則益以輝煌而下視曩時之文物矣制度則益以宏麗而狹小向日之制度矣蓋其居得爲之位挾得爲之勢而又當此得爲之時凡百如意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尚大也如漢武帝席文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致海內之虛耗所以可憂

訂疑王假之不是斷句乃起下句之辭彖傳即以此作句而訓假爲尚大此自孔子之說也

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象引宜照天下、此心常在天下、不敢自有其盈盛也、發義曰、夫盛極而衰、治極而亂、固天道也、然亦必以人事感之于下、然後天應之于上、聖賢能戰兢惕厲、常如蹈春氷履虎尾、而不敢少懈焉、則无釁孽之萌動、可以來天休于永久、所謂宜日中者、此也、

訂疑、卦辭本義訓假爲至、訓日中爲守常而不至于過盛、此正意也、彖傳訓假爲大、訓日中爲照天下、乃別一意、乃孔子以己意釋經也、然所謂守常者、又非謂漢惠之荒于酒色、曹參之日事酣歌、而不復事事也、身雖安靜、无爲无所紛更、而此心兢兢

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所謂此心一日常周天下一兩遭孔子恐人不違日中之意而發此言有作用在內

日中則昃日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本義此又發明卦辭外意云云

訂疑彖傳既以宜照天下也釋日中之義則釋卦辭已畢矣又因日中之言而推廣之以戒人當守常而不使過盛在孔子蓋以此爲卦辭外意也朱子卦辭本義以此意作正義而不以爲外義矣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程傳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于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斷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本義云云○或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亦一同、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法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勑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于上、必有過差、故云折獄致刑、這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訂疑折獄致刑者、或不必定法之先、王固可无明罰勑法之事、

若明罰勑法之先王、亦必有折獄致刑之事、不必定要留待後
人之用、而先王遂无折獄致刑之用也、
宗義蘇紫溪曰、折獄致刑、重折獄上、必折獄、而後致刑也○人之
情僞微曖、難以盡知、法之出入輕重、難以曲當、必折衷于情法
之間○使是非曲直纖悉畢照○然後致之于刑○則天下无寃民矣○
蘭氏廷瑞曰、折者、折衷其至當之理、
紫引明罰勑法、以立法者言、故曰先王、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
故曰君子、
姚承庵曰、過惡揚善、以防繁尊之萌、所以保有○折獄致刑、以消

姦宄之氣、所以持豐○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註旬均也、初四俱陽、故曰均也、

程傳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四于初云夷也、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常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剛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往而相從、則能成

其豐、故云有尚、在他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

訂疑大畜之三上、睽之初四、困之二五、中孚之二五、皆以兩剛相應、

本義云云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程傳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敵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一求勝則不能

同矣、

本義云云

蒙引勢分才力、既自相敵、則相下不倦可也、于是或一萌求勝之心則兩貴不相事、兩賢或相阨、其災必矣、此亦天下之通患、故小象特發之、

訂疑平勃交歡○成誅呂之計○房杜相協○成相唐之功○旬无咎也○袁曹孫劉○日尋干戈于漢末蜀洛朔黨○互相排擠于宋朝○過旬災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程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則獨明不能成豐、喪其明功、故爲豐蔀日中見斗、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旣不能下求于已、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何而可、夫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已之誠意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得行其道、吉也、

訂疑管仲猶用術不是積誠以動之若董仲舒之两事驕王韓

管仲猶用術雖歷諸人一一辨非其論也

琦之調和两宫郭子儀李泌之悟肅代朱夫子之敘光寧皆是積誠以動之

本義云云

鄭氏孩如曰易雖假象亦須以意會之夫人設蔀以自障蔽昏闇則有之何至見斗乎唯日食將既時渾天昏黑斗乃見于日中斗見者日食既也

訂疑豐其蔀一象也取諸人事也日中見斗又一象也取諸天文豐旂見妹倣此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程傳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

中溪張氏曰、臣之事君。不可以君之明闇而異其心、一于孚信、終可以感六五之志、而行其道、顧不吉與。

蒙引疑疾者、人人而去之、事事而更之、格其外者也。有孚發若者、積其誠意、以感發之、格其心者也。此萬世人臣事闇主之法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程傳沛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為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

于內者、豐其蔀、其闇更甚于蔀也、三明體而反闇于四者、所應陰闇故也、沬星之微小无名數者、見沬闇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知、賢知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于天下、上无可賴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

本義云云　訂疑栝程傳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義云云　訂疑栝程傳。

或問六四近幽闇之君、所以有豐蔀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朱子曰、也是如此、

訂疑或問據象傳而歸咎于九四之位不當、朱子是之、而本義不用、何也、蓋象傳是孔子偶見九四有此缺失、故云云○然于六二爻○則說不去矣○故本義不從象傳○而直以當豐而遇闇主釋之○

建安丘氏曰、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者也、上與己應、可以助己、四若資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開○而豐亨之治可保○宜其吉也、

訂疑彖傳本義、无悟主意、只是不得于君○則當下就同德爾○若六二則有有孚發若句○不妨說悟主也○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蒙引位不當、只說近五闇主、

訂疑凡言位不當者、皆是說本爻之失、无指乘承比應之爻者○蒙引云云、非也、四與二○取象雖同、而四之德、與二則不同、二文明中正○四以陽居陰不正○則其素行亦有不足見信于君者矣○比雖五闇而四亦有未盡善者故象傳以位不當責九四也至于幽不明、則指六五、與二爻同行也二字為句、指下就同德○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程傳云、二雖陰。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陰陽正應。然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五若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

本義云云

訂疑程傳來章、指來六二、徐氏丘氏胡氏同、本義獨泛指天下之賢。以二五非陰陽正應故也。然六二本義既云上應六五之柔暗。則六五云下應六二。亦似不妨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胡氏公曰五去慶譽者益能來章其效不止得美譽而已實得用賢之利也象只云有慶者舉其重言之而譽亦在其中矣慶譽便是吉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歳不覿凶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

本義云云

象引漢武帝是何等剛明、至于躬親祀竈、力求神仙、至于方士尚公主、何間如之、所謂往往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又秦始皇隋煬帝皆是、漢武帝若非賞罰嚴明、又有輪臺之悔、同歸无人不覩之凶矣、書見今世所謂十分乖巧底人。方做出十分呆癡底事。明極反暗、不其然哉。

訂疑上非離體、如何云明極反闇、只是當豐之極。而以柔闇居之。又性動之至。好爲窮大之事。如後世昏主之所爲耳。上六之辭、雖是取象。卻是實事。如桀紂之瓊室瑤臺。長夜之宮秦始皇之阿房。漢武帝之離宮。隋煬帝宋徽宗之大興土木。正是知

此○闃從狊扃入聲訛从貝具俱非

彖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本義蔀謂障蔽○朱子曰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暈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于天際却是自障蔽得闊

蒙引闃其无人非真无人闃不見人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云云

吳氏應回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皆是也天子有天子

之旅天王出居于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旅陳文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聘是也

訂疑天子失位出奔亦曰旅然此卦不必云天子諸侯也

胡展公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巡幸所至謂之行在若天王出居于鄭則變例矣吳氏以爲天子有旅者非也

雲峯胡氏曰止而麗乎外旅之義也山上之火去其止而不處旅之象也或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

訂疑山火之象宜畱于大象用五得中于外旅人即次之義順

予上下之二陽、附賢豪以爲助也○艮止知足知止、將適舍、求毋
固也○離麗于明、友他邦之仁賢也○
彥陵氏曰、他卦止言貞、旅獨加一旅字、葢羇旅之中、志識卑靡
者、固失之苟且、又有一等高曠識見、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過
客、日放于流蕩而不自知、故聖人從旅點出貞吉、正是君子素
位而行的學問、
訂疑卦辭中有復用卦名字者、皆借一字之文成一句之辭也○
蒙復順井震是也○若此旅字、即衍之亦可、凡卦辭之言貞者莫
不承卦名之義而云○何獨旅而云然○

宗義潘雪松述曰、旅不能不暫止、艮為主、有隨寓而安之意、旅不能以无附、麗乎明、有外比于賢之意、處旅以此、得正而吉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訂疑旅字下小亨二字疑衍、

疏柔處乎外、弱而為客之象、若所託不得乎主、得主而不能順從、則爭異而離散、何由得通而貞吉乎、今柔雖處外而得中順剛、則是得其所託、而順從乎主、又止而麗明、動不履妄、故能于旅時而得正、不失其所安也、

訂疑剛。不。必。定。是。主。人。只是剛明之人。柔能順之。則得其助。

鄭京山曰、旅莫善于柔。爻柔者吉。剛者凶。柔則得。剛則喪。初以柔居下。旅之微賤者。二柔中故兼得。二過剛故喪。四剛居柔雖得不快。五柔中小費大得。上剛過高大喪而凶矣。

進齋徐氏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羇旅之人。交于强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訂疑高卑二意、當以形得中二字。不宜以起下文。惟于止知其所止、无私交。无暗事。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己、外不失人、雖在旅困、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

訂疑意思儘有發明、但不宜以卦體卦德串說、

蒙引或說外指旅、謂在逆旅間、此說非、濟曰、柔得位乎外、亦有取耶、此例耳、若不曰得中乎外、无以別于二矣、二亦柔得中也、彖傳此類尚多、

訂疑蒙引例觀別卦、以解旅卦、其理固當、但在旅卦、則柔得中乎外、指旅說、爲无妨也、

蒙引或曰止而麗乎明、固是內止外明、然須得麗字出、謂內說外明、是說麗乎明也、內止外明、是止麗乎明也、此說未是如此則麗字反屬艮與兌而不屬離矣、止而麗乎明者、言內既止、而

外又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

訂疑麗乎明是我本末明○而能麗乎明也○明指上下二陽○所以言離之德、又卽謂之其德爲文明、蒙引又曰、得明而麗之、便是我之明矣、然則人之明、遂爲我之明乎、曰、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又曰、與勝己者友、如入芝蘭之室、不聞其臭、十年與之俱化、知此、則知麗乎明、便是我之明矣○

蒙引就旅言、本身旣有柔中之德、又能順乎陽剛、則所如宜皆合矣、內旣靜專、而外又灼乎物情、則不迷于所往矣、故小亨也、

訂疑止訓靜專、尚欠切實、如訓止爲知止不殆之止○則止爲不

貪求之意○曲禮所云將適舍、求毋固是也○如訓止爲篤實之義○（註止義確而該）

則如蒙引下條○所云言忠信行篤敬是也

蒙引旅自有旅之正道、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必仁于童僕、義于同侶、必禮以律身、必知以照物、道安往不在哉、

訂疑彖傳就卦體卦德以言處旅之貞、蒙引又推之仁義禮知、愚以論語一書○可以處旅者類推之○温良恭儉讓○因不失其親○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危不入、亂不居○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不忮、不求○主敬行恕○敬而无失○與人恭而有禮○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危行言遜○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不怨天○不尤人○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恭寛信敏惠○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旅之正道也○說統處旅最忌以剛凌物○故當貴柔○而過柔則屈○柔而得中○既不至過亢○又不至過卑○可謂善于持己矣○又加一外字、明其爲旅也○順乎剛○見所依得人○止而麗乎明、內持知足之念○而外所行者○又洞燭乎事機○隨其所處○自无不宜矣○訂疑他卦多用外字、不必云明其爲旅、

旅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雲峯胡氏曰、難盡者旅之義○難處者旅之時○此其時義之所以爲大、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疏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爲旅象、

程傳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而不處之象、故爲旅也

本義云云○雲峯胡氏曰、山止而不動、旅館之象、火動而不止、旅人之象、

朱子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只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訂疑程傳曰、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

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建安丘氏曰、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故不可使久留于獄也○此皆以獄爲禁獄之地○所謂囹圄是也○蓋以客寄于外○尚有寡親之嘆○況夫囚徒久淹于獄○法吏爲伍○術楊與居○其拘攣幽縶之苦○更不可言○每見不肖有司爲索賂之計○不論有罪无罪○與罪之輕重○動行監禁、囚縶經月逾年不爲審結○祁寒溽暑○爲獄卒之所苦○蟲鼠之所傷○災疫之所染○瘦死獄中者○不可勝數○故爲此說○蓋有罪者○固宜按其輕重○早與決放○其无罪者○速遣寧家○不至淹留于囹圄○顛沛于他鄉也○又獄不止禁地○凡兩造來質成者○皆獄也○其株連蔓引

動至數十百人、背離鄉井、耗費不貲、甚有破產外死者、其委瑣流離、更可哀也、豈啻旅人之苦哉、

洞悉獄情、言之痛切、

旅與賁、均山火也、而上下易體、賁火在山下、明不及遠、故无敢折獄、旅與賁反、故可用刑而不留獄、但慎爾、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程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于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當旅之時、才質如此、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他卦爲大臣

之位者不同矣、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旅而居下、其道途貧賤之旅乎、

中溪張氏曰、詩云瑣兮委兮、流離之子、初六有焉、

梁山來氏曰、羈旅之間、計財利得失之毫末也、

〇訂疑、不必貧賤之人計財利之末也、但一種鄙瑣之態面目可憎、語言无味、處處起侮招辱也、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訂疑、初柔惡也、上剛惡也、孟子論好遊曰、尊德樂義、斯囂囂矣、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惟尚志故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程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

本義云云

雲峯胡氏曰、貞字諸家自作一句讀、本義以連上文、蓋旅中不能无賴童僕之用、亦多不能免童僕之欺、惟得其貞信者、則无

欺而有賴此旅之最吉者也

訂疑童僕自己帶來底于得字說不順只宜說得他貞信故以貞字連童僕讀喪則是原有而失之本義旅之最吉者也通承三向胡氏專承得童僕貞非也

九家易以陰居二即就其次訂疑不如兼居中得正承陽有實故懷其資懷資不露善處旅而免禍矣童僕謂初艮爲少子故稱童僕

訂疑按艮三索而得男故爲少男本指九三言故咸艮稱隨遯三稱臣妾損上九稱得臣懷資不露即深藏若虛意確世人

皆錯認作獲字矣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胡炳公曰貞不徒責童僕。須在我有以得之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程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乎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

本義云云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潘氏曰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况旅乎以此與下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柔而得中旅之道也九三過剛不中而處下卦之上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上九過剛不中而居上卦之上以旅之時而在上之道如此義亦當焚也兩象本相對說

紫引下即童僕故總曰其義喪也不兼焚次　訂疑破潘氏說

宗義趙汝楳曰、人不得安于家而安于次。非得已也。今又焚之、已可傷矣、夫旅由我、非由童僕、我能撫之。使安焉如家。始肯衛其主。乃不能安之。致彼有不堪行旅之心。以此與下。雖无棄僕之心。其義則應喪也。○洪覺山曰、有、急、責、而、无、寬、簡。爲、之、童、僕、者。其、亦、難、矣。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云云、訂疑栝程傳、

雲峯胡氏曰、離勝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次也、離勝三之喪童僕、視二之懷資得童僕貞、有間矣、三以剛居剛、而在下

卦之上、用剛而不能下人者也、四以剛居柔、而在上卦之下、猶爲能用柔而下于人者、故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

訂疑、既得資、又得斧、是更勝于二矣、不如以資斧爲一物、

進齋徐氏曰、才剛、得其資斧也、或曰、資當作齊、按漢書王莽遣王尋屯洛陽、將發、亡其黃鉞、其士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讀如齊衰之齊、誤作資、

蒙引即次之次、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所謂就館也、旅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而不投非其所耳、資斧只作一物、與巽上九同、莫依程傳作二物、亦莫依徐氏作利斧、只是資身之斧、止

旅中宜有之物、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資之裕矣、據正韻齎、持也裝也、无訓利者、徐引應邵說非也、

訂疑、陸氏釋文、得其資斧、如字、子夏傳及衆家作齊斧、張軌云齊斧葢黃鉞斧也、張晏云、整齊也、應邵云、齊利也、虞喜志林云、齊當作齋、齋戒入廟而受斧、下卦同○愚謂黃鉞齋斧之說不切羈旅事其說葢從王肅等以爲軍旅也○蒙引引正韻作齎、亦不必○懷資者、如所云良商深藏若虛也、得資斧者、意外之獲也、

疑問曰、二曰旅即次、即所次舍、若故居也○曰懷其資、懷所資用、

无不備也四曰旅于處不過得一爾耳曰得其資斧不過備一用耳而緊要未得稱心所以其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蒙引未得位也起下文不可以非其正位釋旅于處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云云朱子曰亡字正如秦无亡矢遺鏃之亡不是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无人去解析得他

雲峯胡氏曰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五不取君象終以譽命本

義云、云爲旅人言也、爲旅者不免許得喪也、

訂疑、譽者、聲名、命者、初命爲士之命、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牧、九命作伯、是也、譽者衆所稱命者上所加也、

宗義、游讓溪曰、人君无旅、故以羈旅之臣言之、遠臣入國觀文明之光、以行其志、射雉之象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說統、主羈旅之臣言、則上逮爲君命、

訂疑五正彖傳所謂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麗乎明者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註旅客得上位、故先笑也、以旅而處于上極、衆之所嫉也、以不親之身、而當嫉害之地、必凶之道也、

本義云云　訂疑括程傳、

宗義潘夢旂曰、九三以剛居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則愈亢、則禍愈深矣、

雲峯胡氏曰、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六二柔順中正、六五柔順文明、皆得乎道、上九剛亢、失其柔順而不自知、故有

喪牛于易之象、以內卦論初六不及乎中、故有瑣瑣之象、三過乎中、故有焚次之危、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中、故號咷、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剛則必自折、在內在外皆然、

郝京山曰、離爲牛○周書曰、肇牽牛遠服賈○大傳云、服牛引重致遠皆旅人所必資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註衆所同嫉、危而不扶、至于喪牛于易、終无一言告之、使聞而悟也、

潘氏曰、于易者、禍生于所忽、而莫之察也、

訂疑大壯六五喪羊于易本義云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潘氏之說葢本于此大壯六五本義又曰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埸作易旅本義不復釋易字義見大壯六五也○兌爲羊羊外柔而內剛○爲剛壯喜觸之物○大壯六五○當剛而失其剛○故爲喪羊于易○離爲牛牛順物○故離辭畜牝牛吉○旅上九當柔而不柔○故爲喪牛于易○

彥陵氏曰在旅而喪其童僕○孰不曰人之无良也○而聖人則曰○其義喪○不○尤○人○也○在旅而焚其巢○孰不曰數之適然也○而聖人則曰其義焚○不○怨○天○也○故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則无怨所謂旅

貞如此

建安丘氏曰、雜卦傳曰、旅寡親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則召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童僕、上焚巢喪牛也、四處上之下、雖无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未快也、唯二五得二體之中、故二即次懷資而得童僕、五亦終有譽命之榮也、然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者、其唯六二乎○

訂疑初之瑣瑣○固以位之在下○亦以其陰柔也○三上之焚而有

喪。固以其位之在上。亦以其過剛也。

卷之九終